



娜莎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诗歌卷

NASHA WENJI

SHIGE JUAN

ANHUI WENYI CHUBANSHE

第 一 辑

(1940—1946)

中国进行曲^①

走向前！
走向前！
我们
永远走向前！

我们是
黑夜中的列车，
我们是
风暴里的航船，
向着
解放的大道，
我们
永远走向前！

我们

^① 此诗于同年夏由作者与水金同志合作，谱成歌曲在根据地传唱，后被选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

古国五千年，
我们
宝藏万万千，
我们
土地辽阔
一望无边；
河川纵横
山岳连绵，
四万万人
如铁坚。

毁灭！
毁灭！
毁灭那
罪恶的皮鞭；
为祖国，
为人类，
换一副
新的颜面。

从南到北，
从西到东；
在前面，
在后面；
在左边，
在右边；
万万人

枪口齐向前！
叫压迫者，
 叫侵略者，
 倒下！
 死去！
倒下！
 死去！

自由
 随着黎明，
幸福
 随着阳光，
在风暴之外
 在辽远的前方
照耀
 照耀
 照耀着
祖国的河山……

新的中国，
 新的社会，
 万万年
 万万年

1940年春于山东费县山区

响了！法西斯蒂的丧钟

—

是黑色的巨兽
嘘着毒气，
播洒着罪恶和死亡，
千万无辜者
被侮辱
被蹂躏
被毒害
被奴役
被扔进悲哀和窒息的地狱里！
如今
黑色的巨兽——
希特勒——法西斯蒂，
更把血的污的魔爪
伸进劳动者的乐园
无产者的圣地。

二

希特勒吐着绿的火，
挥着黑的鞭，
驱使他的鹰犬，
他的奴隶，
向着幸福、和平的堡垒进击！
(苏维埃联邦的黄金、
清泉、乳蜜
早教黑色的巨兽
垂涎和忌恨……)

法西斯蒂的疯狂、无耻、
怎能逃脱
正义的人们的猛烈还击！
看——
在黑海之滨，波罗的海的海岸，
斯摩棱斯克的原野里：
法西斯蒂的飞机，
变成风中的落叶；
法西斯蒂的坦克，
变成巨碾下的谷粒。
这是——
布尔什维克党的力！
苏联人民的力！

红军，
红海军，
红飞鹰的力！

坚强的意志，
无比的力，
将在每个陆地
刻下鲜明的标记：

“这儿——
是世界和平的堡垒，
是人类新生的基地。
黑色的巨兽，
你来吧，
一定教你葬身此地！”

三

今天——
世界没有甘愿被征服的奴隶，
只有正义的人们的顽强抗击，
在南、北、东、西，
在法西斯蒂的周围；
他们将按着创伤站起，
仰望莫斯科光荣的旗帜，
以决死的搏斗，
创造这么一个日子——

这日子啊：
世界的人们，
 为黑色的巨兽，
 希特勒——法西斯蒂，
 举行空前的葬礼；
高歌代替了沉寂，
狂欢代替了悲泣；
让丧钟敲响吧！
让亿万人们的歌声，
 传遍海洋、
 天空和陆地：
“消亡吧——战争！
 消亡吧——奴役！
 消亡吧——法西斯蒂！”

1941年8月22日

展 望

——迎接 1941 年

又迈进一步了，
该快乐，欢笑！
你望望，前面
不是一片光明么？
啊，好亮呀！
照着：
好多自己要救活自己的人，
向前去，
一个个
像铁一样，
刺刀，明晃晃的！
也照着：
那张牙舞爪的
吃人的野兽，
和那些
摇头摆尾的
不要脸的狗，
在狂叫，在蹦跳。
其实呢？再也活不了多久！

可是，亲爱的朋友，
先别以为
再没有什么惊扰，
道路，不会如镜子一样平
滑，
还得留神
脚下的石头，
看清了前后、左右。
对，走吧！
哎，什么鬼东西挡住了？
来，毁了它！
好了，走，
再多费一点劲儿
就会到的，
到那
温和的太阳光下，
清清的泉水旁边，
大家都喝一口吧！
也摘一朵鲜花：
“解放，自由！”

1940年12月21日

种 白 银

在这祖国的边沿
面对碧海蓝天
原是荒野一片
如今种上白银

从太阳由海心升起
到太阳落下西山
从严寒的冬季
到温暖的春天

一连又一连
一团又一团
一双双勤劳的手
一颗颗炽热的心

谁也不顾惜泥沙冻僵腿
谁也不顾惜冷风刮痛脸
谁也不顾惜锹镢磨破手

谁也不顾惜热汗湿衣衫

是谁在干得那么起劲
司令员、政治委员……

是谁在干得那么起劲
战斗员、男女工作人员

听海鸟在歌唱

海潮在歌唱

群众在歌唱

声声由衷的颂扬

颂扬

艰辛的劳动

颂扬

巨大的工程

一道道宽深的沟

一块块方正的田

处处

绵长坚固的堤堰

生产为战斗

战斗保生产

今天盐田千百顷

明日白银山连山

让海风送个信

报告延安
我们热烈响应
党的召唤

1944年春于山东滨海部队生产运动中

握 别

棘刺会戳破他弱小的手脚，
山间乱石也会把他绊倒；
他搅浑过河边静静的水流，
挥着鞭子打落过野地的花草。

为了活命，小小年纪，
就得给富户放牲口，
自己也成了富户的马牛；
多少辛酸，多少苦恼，
和着眼泪咽进肚里头；
因为他不知道，
哪里有穷人可走的路，
哪里有穷人能过的桥。

是大恨深仇使他开了窍。
这一天啊这一天：
洋马冲进了街道，
歪把机枪堵住了村口；

风在呼啸，火在燃烧，
夹杂着恶鬼的咆哮；
壮年的爸被连打带踢拉着走，
可怜的妈光着身子上了吊。

孤苦伶仃了，
可怜的孩子！
不！不！
他揩干眼泪抬起头：
“钱债还钱，
血债血来报，
谁欠债来向谁讨，
小龟孙才充甬！”

冒着雪夜寒风，
他投入了八路军的怀抱；
穿着过大的军装，
就像穿着小长袍；
荣幸地接受了
“小鬼”这可爱的称号。

他盼着自己个儿快长高，
盼着能拿起步枪去把敌人瞄，
盼着能把手榴弹扔进敌碉堡，
盼着能骑上高大的战马
冲向敌人，
就像狂风扫烂草！